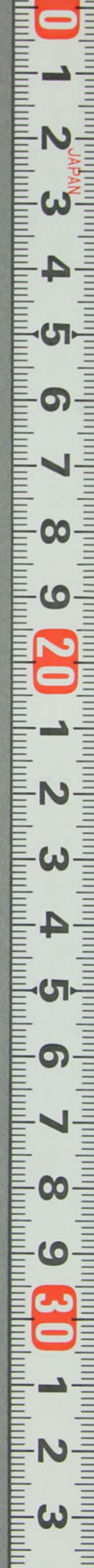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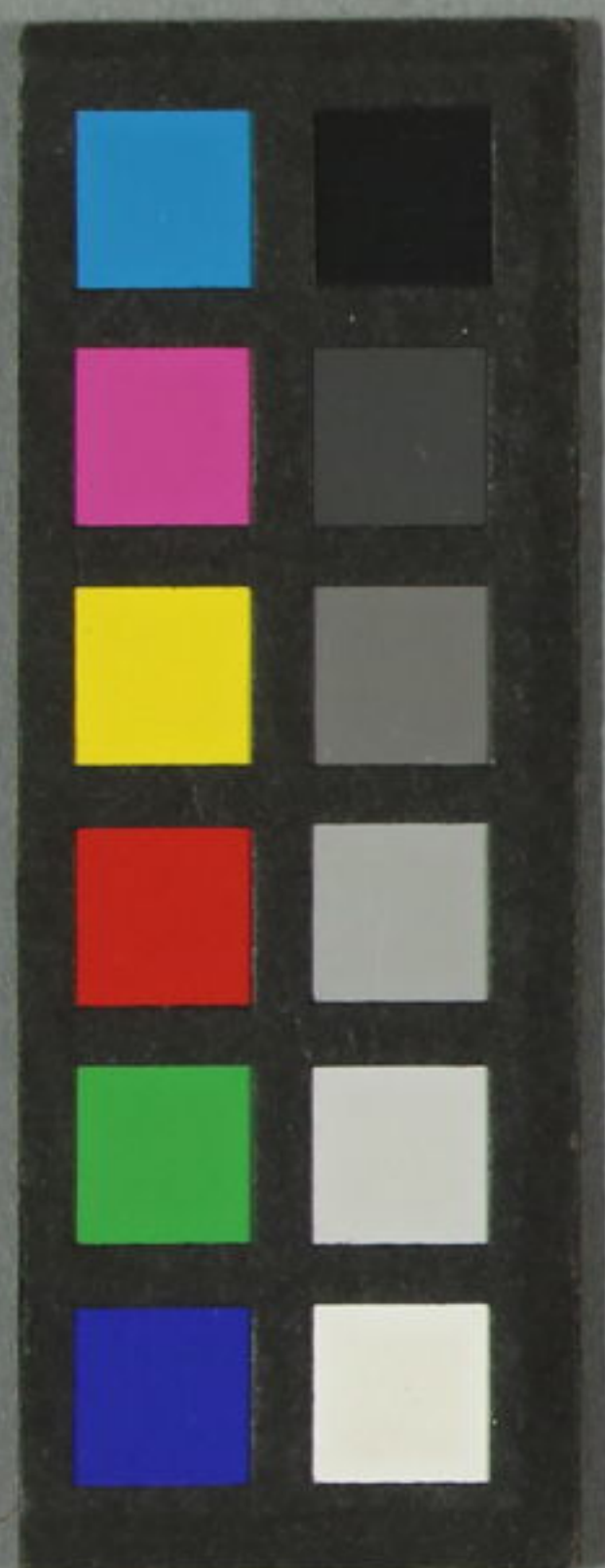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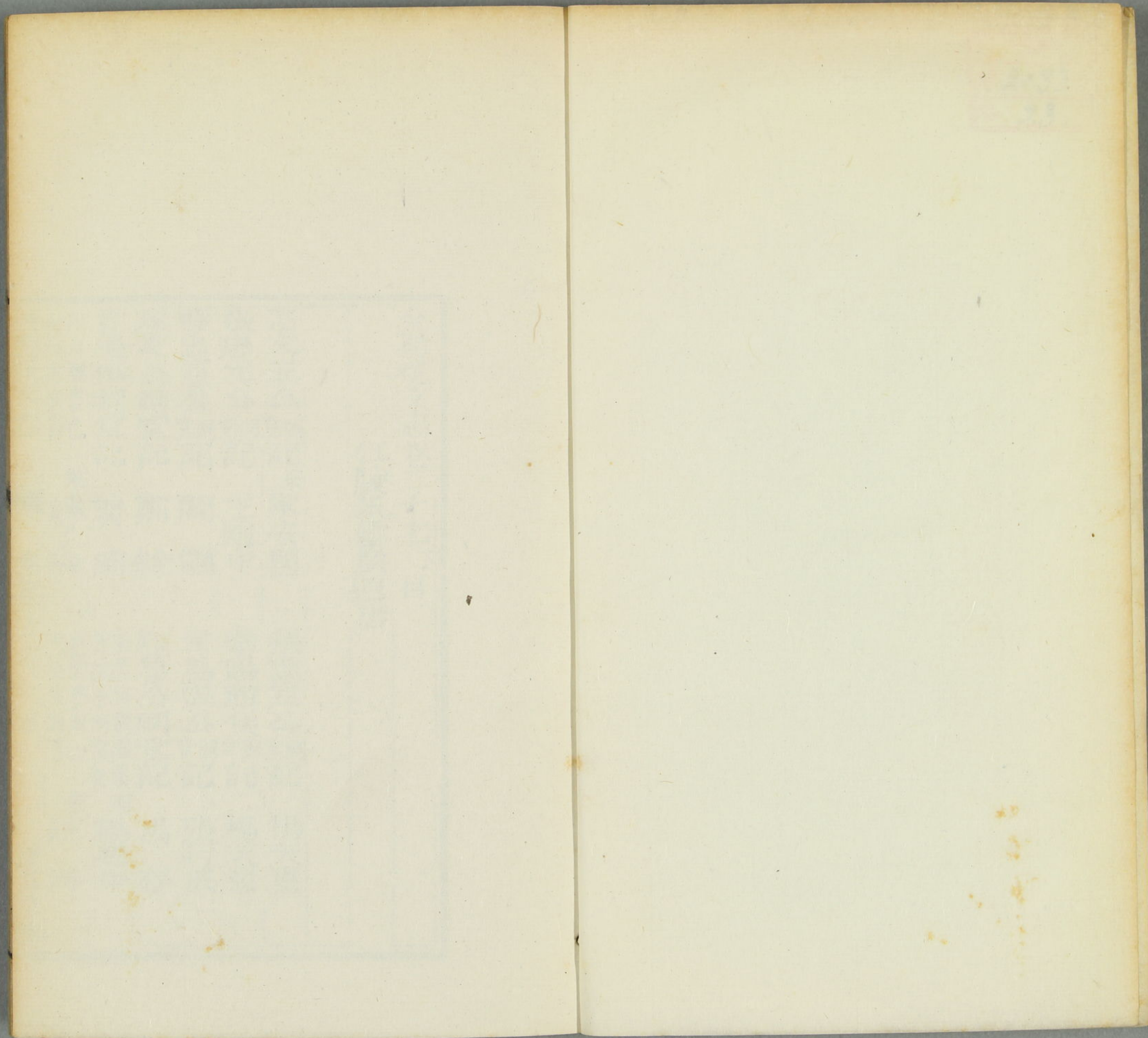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16
2033
23



和 10  
2033  
23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七下目

江陵朱雲煥遐唐

范文正公祠記家安國

張忠定公祠記楊天惠

張忠定公祠記王剛中

華陽趙侯祠記楊天惠

韓忠憲公祠記閻灝

司馬溫公祠記張行成

寇萊公祠記鄭銓

顏魯公祠記馬存

賈浪仙祠記龔鼎

宋丞相魏國張明公祠記楊廷和

四川制置記宋魏了翁

連帥濟南記宋陸游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下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七下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 戊

范文正公祠堂記

宋 家安國

公嘗曰周漢之興天下為福為壽數百年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攷公之時朝廷致君之人喜功畏罪者尤多惟公之望節若南山貴名之起揭如日月耳諸夏之廣盡九邊之遠凡有舌者皆恥不談希文何耶好善優於天下而已矣善人天地之紀也政教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下 記 讀月草堂

之本也其所以優於天下者能思天下之所不能爲天下之所不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然知爲可憂則先王之澤無不被於世矣知爲可樂則一夫之生無不獲其所矣公之憂如是而竟無以解其憂公之樂如是而竟不得享其樂豈成功則天歟公疏上壽儀以正君諫楊太妃不可稱制以立母述張華事西晉以諷宰相此天下所不能思也公參大政首請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減任子以除冗官此天下所不能爲也上百官圖以任人材舉縣令擇郡守以固邦本保直臣斥佞人以明國聽復游散去冗僭以厚民力此天下之

憂而公先之也西民禍兵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延慶橫山靈武勢如腐槁朝廷乃以邠州管内觀察使授公公曰漢御史出案二千石唐御史節度使以軍禮見本朝學士丞郎出臨戎闔節度諸將望氣稟律皆由朝廷之重也居內朝近侍之職有彌縫闕失之道若貪厚祿換此外帥體當承迎朝廷指縱無復議論廟算得失矣况西華之人知有龍圖老子不知有太尉也竟黜元昊以書窺伺朝廷公惡其僭號斥不爲奏自答其說諭以逆順禍福之理元昊卒伏公言稱臣請和此國強民息天下知其樂也然則所謂優於天下者舉是耶於事則顯功也於善則

二 肆百伍拾叁  
靡迹也上臣之善大於禮樂世有不得其門而入雖房杜之美  
其如不能何庠序者禮樂之門也得其門知其文矣知其文達  
其情矣情文備則致君挈國之功言不下帶而禮化行如神矣  
吾宋聖治追慶歷僅百年太平之效以文致實景德祥符之風  
不滅三代而功成治定未暇制作天下之人望禮樂之門不得  
而入公闢其門使天下由之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後進之君  
子先進之野人參軌續轍可以論述制作者與時輩出然攷積  
德之年天實有所興也成都學宮西南觀教之地二瀆以降非  
善人之迹不存近世宏堂列像追逾百人皆所尊德景行熙寧

自作自公作翁

事作士

初梓州子漕蜀西南之人始請公像圖之經史閣西廡諸生歲  
時講款於前以筵所未稱愧甚及元祐戊辰寶文閣直學士李  
公尹蜀誠於應物樂於爲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舉之客有告  
曰蜀有學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學自范文正公始天下之爲  
烈者先王之所不遺法施於民者世主之所必報不遺之所以  
顯仁必報之所以立義事有惻然之仁孑然之義一及於蟲魚  
草木雖曠代異古且猶不忘況赫赫耳目之前明德輔世及於  
士民乎願正公祠使天下爲善者勸李公樂其請命工成之於  
禮殿之東與石室對峙焉客喜而歌曰  
岷山之靈曾公之英千  
歲之聲非雷非霆道德  
至蜀稭文志 卷三十七下 記 讀月草堂

之澤以保我後生明哲之誠禮義之經百  
世之廟如日如星教化之功德平而天成

三

肆百伍拾陸

張忠定公祠堂記

楊天惠

故贈尚書左僕射濮陽張公爲政於蜀久矣然蜀人奉事如新  
行臺畏愛如隔信宿蓋由今崇寧之乙酉距前淳化之甲子逆  
數甲子已一百一十有二年維是城闕之衣冠與市廛之翁媪  
凡幾換易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奉折轅車者亦已翳  
滅飄爲煨塵至於脫漏一二遺子弱孫亦復衰落跂跂向盡然  
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辦嚴欲離軍府時事至此其大  
父與高曾行禮意勤渠及更過之此非人情榮古上鬼喜以所

聞爲勝不覲爲神抑以公之盛德有所膠固令人不可懈於心  
故自公在事吏民固已竊圖容表其祠於家飲食必祝斷無棄  
我然而比公去治歷年引久乃未有築宇俎豆之者及樞密直  
學士餗公始爲廟室附祠典如典禮而龍圖學士劉公又從而  
潔完之庀事益光已而星霜流易木石老憊月支歲挂危就傾  
仆於是今大尹前戶部尚書虞公過而恠焉曰此蜀召爽也奈  
何乎忘之言未既有號於嶽者曰信也後之矣宜乎公以我爲  
忘也我則非人其又奚言且日則相與頓首俯伏門下因鈴史  
具言所以慙負狀願假期日自效虞公遣吏勞苦罷之亟下令



華陽如其請且以知縣事李君孟侯董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度  
堂十九竭作十旬百堵用成寢宮闕清墻戶鮮整氣色明喜靈  
觀忽還又以虞公之德為與公合也輒繪生祠而置堂中央竝  
取同時部使者一二人像離列其次於是東蜀揚某聞而竊  
言曰甚矣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故事者往往旁掇茫昧為  
神異之傳學士大夫多疑之故弗論特論公始所以治平亂紛  
終以輯美風俗大抵氣決嚴重如汲黯而不強塞拊循安和如  
倪寬而不濡懦操制英發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體絲密如召  
信臣而不寒儉故內修刑政外靖羌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

四

肆百伍拾叁

下至米鹽估直燕游皆在所講若紀律不可輒易昔黃霸居潁  
川蓋八年功乃成公鎮西南亦七歲治益顯然霸微緣飾為奇  
惟辭辭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之奏鷓鴣之繆無以異乃公  
所為則無有是獨就法理為久遠規緘膏味嗛足後人嗚呼所  
謂盛德必百世祀非公所謂邪故論之以告遺民且為迎神詩  
曲授巫覡俾歌舞焉而并刻之詩曰若有人兮襟上告外趨駕  
咸秦兮共張蹇編飛兮雷掣即參井兮一歇至劍屏兮俄蓋呵  
力丁兮扶轍倚鹿頭兮徜徉指其下兮餘鄉水油油兮雲委天  
與地香兮耕桑靈既集兮安止休後乘兮山趾父老羅拜兮勤  
歸問何潤兮音音步從容兮新宮仰柱楣兮叢叢踰垣無兮回  
繚紛采飾兮青紅靈顏愉兮康樂御員方兮綺錯進巴歌兮觥  
舞神已快兮不惡西玉壘兮微冥臨岷水兮不驚南靈關兮窈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下

記

讀月草堂

五 伍百貳拾玖  
門與雪山兮為局靈之權兮澹蕩更千秋兮一餉決祥夜兮天  
府視此赤  
自兮中霄  
今良勞起我塵兮崇朝公行歸兮王

張忠定公祠堂記

王剛中

謹按禮經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又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信哉是言也藝祖受命四方僭叛以次削平乾德中一舉下蜀  
首命參政呂公餘慶知成都越三十餘年更十二政而得尚書  
張公以繼之又五年再至率成攷績其為治大抵以嚴猛奮勵  
制其暴以精明果斷摘其姦以公平信義善其俗訟至於庭據  
案一決悉中其隱百姓斂嘆以為神明而不敢犯及受代而去

密令寫直封以授僧希白戒之白後十年即可開及期視之公  
適化去而訃至矣於是蜀人慟哭罷市置公畫像於天慶觀之  
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歲歲不絕迄嘉祐己亥府帥侍讀  
王公素始大建祠於府治之東落成之日人無幼艾爭捧牢酒  
或喜或泣列拜於庭雖周人之思召公襄人之思牟叔子無以  
加焉既又取公治蜀斷語可為後法者凡百三十首圖於壁嗚  
虜公之治可謂有功德於蜀人而蜀人懷公德善亦可謂不忘  
者矣剛中猥以庸陋被命帥蜀兼治成都距公又百六十餘年  
遐思風績卓乎莫及嘗躬奠祠下徘徊周覽惜其歷歲滋多堂  
全蜀秩文志 卷二十七下 記 讀月草堂

宇且弊乃命卽其椽椽梁柱之撓弱而不支者旣甃礎之缺斷而不承者高甍隆棟風雨之所飄剝者長廊巨壁丹青之已漫滅者悉舉而更新之仍於祠後增接兩廊建堂三間築垣墉以周之而稍植花木於堂北以爲士大夫謁祠游息之所且以稱邦人嚴奉之意繼自今以往若時加修飭俾勿壞則爲政者有所於式而吏民亦悅服而易治是真有補於風教者其可以不書以告後之人

華陽趙侯祠堂記

楊天惠

吾里有仁焉銅山趙侯純佑名申錫本故家子有美才數試吏以能聞於人繇州縣三陟奉議郎知華陽縣華陽隸成都其治

直府城中央戶版駁繁誦箚紛委固倍餘邑又與尹廷四五行臺纏連錯峙勢相關制難於專達趙侯獨富風力敏功緒遇聲恣事尤喜爲之縣故有沙坎堰不知起於何人凡溉田三萬七百九十畝頗沃美然歲月很深官不時省堰浸湮缺江流亦遷去田廢夷在草間雖世業者尙棄弗顧而浮客尤輕亡徙不可留以故公租歲閣一千餘緡省賦歲閣四百餘緡而私獲不在歲侯至則喟然曰曩輸入而今曩獲美而今無餘豈終不可爲邪爲而新之豈不在是訪遺迹按故道參校圖錄訂以耆舊遂相地宜築隄故處高二十五尺長四百四十尺其址之濶如高

之數用木五百章捷竹二萬箇役夫五萬指不浹旬功告就水  
 即赴溝支分脈別涸油宛宛醞灌如初時願復故業者願就新  
 廩者挾牘自言唯恐人先鉅耒交起勝壠飭治土膏和美杭稻  
 奮張於是草萊畢漑而洫有騰流人曰是非水泉之利也侯實  
 利我賦租迄入而私有衍藏人曰是非田租之賜也侯實賜我  
 乃即堰側構新堂乃圖侯像於其中曰使世世子孫無侯忘也  
 閒走人過余求為之記余觀魏史起論西門豹不能美鄴田為  
 不仁不知引漳水為不智豹賢令也其治鄴使人不敢欺當時  
 無及焉者豈以一不圖此蒙不仁不智之名後世不以為過及

起繼之卒能化鴟鹵生稻梁為鄴人所歌誠賢於豹遠甚今侯  
 風力如是功緒如是假令與豹異地與起並時吾知河內之績  
 不在起在侯無疑也非直賢於豹而已頃者侯治廳廡得斷碑  
 壁下蓋前令趙世長種柳詩也其自敘嘗從乖畦行柳按轡昇  
 僊橋上隨而觀者數千人乖畦號曰此趙公手植也宜呼曰趙  
 公柳人咸應曰諾侯讀之及半忽驚寤髣髴類其疇昔所為遽  
 拓本示余且言當復種此以竟趙公故事然侯方從辟書佐潛  
 幕柳之種否未可知余欲寄聲父老幸為侯植五株堂旁勿剪  
 勿伐以永侯愛思宜有益父老其聽余言毋忽政和元年記

韓忠憲公祠堂記

閻灝

自侯國為郡縣傳記始有列循吏者固須淳德讓風迹清邵所  
 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歿得奉祀則其章明與日月參光  
 而無窮已也漢元始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  
 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而南陽亦為  
 信臣立祠昭然史冊增燬赤制此典一墜昧沒千載然而有碩  
 德傑望矜式薦紳厚澤英績周洽民俗丕烜瑰偉自與禮之法  
 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合而輿心稱願以祈薦饗則此甚盛事可  
 得已耶宋天聖中韓忠憲公以樞密學士諫議大夫鎮成都威

靖仁涵內外誠盡方嚴正直動迹儀矩中心樂易以教化為首  
 務俗尚懷革安趨夷遠始日官以蜀當有兵變或大沴為言者  
 朝廷憂之公於陛辭之日二宮諭以占說公俯伏曰願以屬臣  
 既至蜀果大旱炎暘午熾狼顧駭素寡儲峙生意潛奪公齋  
 咨惻憂形見顏表遽發它廩粟及令富室造饘粥以賑救我字  
 日自循往按涖之撫慰嘆咻率繇淵誠賴以獲全者不翅千萬  
 始議救災也僚有請限節米價者公曰不可物始翔踊居蓄者  
 固靳嗇以射利所倍稱之息此令一出環千里之粟閉不至矣  
 姑待之不浹日諸郡之蝥覬大至價遂少損公嘗於中夕端肅

衣冠祈請帝神靈雨如期焦槁以蘇斥絕宴喜還集疲瘵捐瘞完好武斷縮慄易荒為穰化擾為寧或言張乖岷歲出米萬斛估於夙願漁庚實白請減之公曰此朝廷所以濡澤遠人為最急者豈可輕議邪因前期倍數以給價之目刻石置倉中示後為不可革之意驕亢寢久府江幾涸蔣稼將瘁溝澮填闕提封曠然澆潤靡及遂遣官行視江流訪故老得堰曰九外口未始疏道節命新醜為渠以注之水行徑便均漑諸邑後常修決倚為滋植而利甚豐博蜀之戍兵舊比食淡公損鹽估差等而鬻予之著為定令新繁彭益之交舊匿紆寇賊有閃地黃之號公

行剽殺蒙隱逾時公廉知之鉤發逮捕情得罪直誅竄渠文清

洗肱篋至今新繁無盜公敦尚儒雅平誘進文壯倡教育會詔

秋貢士公戒有選躬親精覈擢章君陳為舉首章遂登甲科後

立朝為聞人餘悉時之髦彥接武以取名第西南文章基此盛

藩會讌饗往皆趨佛宮廡下蘿具湫底庖宰攝雜公飭材於廣

庭為廳事以宏豐鎬之地遠去剗割表揭瞻望方隅偉之踰再

期會以御史中丞召還蜀民慊悃如失慈甫公歸朝尚以邛部

蠻馬歲來鬻於永康經踐山川知道途險夷為蜀後日虞建言

願徙即沈黎朝廷從之所以杜覘伺之便嗚呼何於蜀之恩如

終隆隆邪踰三十年袴襦之頌歌不衰天福於遐世象其賢上  
 復用公第三子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公  
 繼治之追功席休踐修厥猷紹參神明今昔相照官榮家範古  
 所未有德威實白歲時大和於是耄髦善良會千百數擁榮戟  
 門道前世祀事謂忠憲公之祠不修為蜀之愧願郎文翁廟之  
 南宇為一室繪犀日之表而以端明公侍其旁庶西南人事之  
 無窮以大朝廷用世德之盛其不可辭端明公曰眾之請至矣  
 矧於義無疑遂許之而止其圖已像堂序樸嚴繪事莊潔毅如  
 嶽鎮煥如星辰馮憑威靈萬世瞻仰已邦人士大夫謂顯編類

宮之游日與諸生道古今盛美宜實其紀從金石刻瀨再拜受  
 命而系以詩曰惟宋受命繼古聖聖躬臣皇夔世載德盛嚴嚴  
韓公有倬其道方國碩望朝廷元老天聖之末  
蜀人荐譏公竭惠慈營營百為厚恩春暘德威秋霜善惡判明  
納民安康始三十年世象其賢公功愈昭斗奎于天蜀之父老  
百拜庭下願修公祠以永瞻慕岷盤坤維江祀南國公祠  
之嚴相與無極漢之交翁宋之韓公邦人永懷穆然清風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行成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其年作尉郟邑越明年某月生公於  
 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栢各一本於庭  
 迨今凡若而年自諫議之卒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  
 而二本之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唯是茲栢蒼蒼猶在邦人依

之尙可想見公初生時也公之遺德在天下名在後世行事在國史固一代偉人也當其道未合之初天子敬之而不用權臣憚之而不親天下仰之而不濟不獨其身見黜於朝廷波及遺言亦見抑於死後者凡數十載則松之不愛而桺之不錄固其宜也邇來世道頓革士風漸回上自朝廷下逮黎庶咸知公議之不可破而公之言爲不可抑於是朝廷旌其家學士誦其書後生想像其風采而不可得則又丹青肖形以寫瞻慕者無室不有公之道蓋大明於天下矣思其人愛其樹又理之必然者於是邑丞李公作堂以嚴公之祭護木以永公之思蓋從人望

者桺之青青公生在茲邦人是榮祠之翼翼公象在茲後生是式公之道彰矣不假於一桺而茲桺實託公以不私道傳矣不於一邑而茲邑實賴公以不辱桺之喬斤焉而彫惟公之道磨天地而不銷桺之節斧焉而缺惟公之道涸河海而不竭則茲堂之建非以嚴公也乃以爲護桺之標榜茲桺之愛非以榮公也乃以榮邑之冠冕堂之毀公不毀也桺則毀矣桺之辱公不辱也鄉則辱矣嗟乎鄉之民鄉之吏繼今而後者其善護茲木乎

冠萊公祠堂記

鄭銓

府城之東有廟曰見報司者故太子太師萊國冠忠愍公之祠



堂也廟初本澂覺院治平二年賜名正覺敕書存焉院初為十方有禪師曰可居自雲頂來住持因塑公像與雲頂山之神曰利國王者竝祠於院之東偏歲既久鄉人事之頗著靈異民相與質其曲直報輒如響遂呼為見報司今雖有僧居之而院實廢為廟矣見報司之說頗不經而傳之既久有不能廢然為善為惡使民知有所報則存之足以示勸戒亦不必廢也紹興甲子廟將壞鄉人徐復與院僧圓證率好事者再新之改前日之佛宮為萊公之祠堂公始正離明之位前為兩廡其東廡開一位以祠利國王其西一位亦塑神像以居之祠堂之後為齋廳

乃住持之法堂又改方丈為妙音堂以備僧徒道場僧房齋庖皆備視前日規模不復然矣復思歲月寢久人弗知興起之由屬予記之予既為誌其詳矣按成都古今記正覺院與見報司俱不載惟前記祭祀門有王者八而利國王在焉有公者十而寇萊公在焉前記乃趙清獻公所集當時既載祀典則廟與院不宜俱失續記乃王公時亨所修而廟宇寺院門亦不錄故鮮有得其詳者春秋之祀官竝祭萊公與利國王甚久又未知自何人始也今述其重修之因以貽來者若萊公之遺德則有國史在茲不復述也然則生而聰明正直有功德於民死而祀之

固宜況事有可以起人之敬而生其良心亦何嫌而不書之哉

顏魯公祠堂記

馬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型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嘗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僊蹇為奸臣所擠見頑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

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吾聞之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之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平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賈浪仙祠堂記

龔鼎起居舍人

唐韓退之善為歌詩道性情一時相從者如孟郊張籍最號友善而浪仙學詩於劉父晚得偕與二子遊頗以才調相推高雖然觀其風致清澹得之自然誠亦郊籍之儔故後世學者語騷雅之流裔孰敢外三子焉浪仙由長江徙官於安岳而卒於會昌三年凡為編次其詩者二人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者島俱請之讚天仙集傳之既久反以讚為退之之辭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質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於舊史無傳邇來朝廷新其書遂得附名於退之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於蜀

島字疑誤或當在者字上

土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於是邑嘗議其堂禩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圃者在唐為主簿之解址將遷其舊搆更以繪像無撓邑人於義何有既遂經畫而就之其屋不華而完固其地不奧而清越其兩傍封植筠柏鬱然嗚呼浪仙沒距今二百二十餘歲矣名始著於史策而其遺貌又得宅於故處迺知士之能蹈善雖日月之遠必有為黼黻其迹者今幸爾副其身後之所待措之無窮宜不復恨矣而伯氏遠以書諭俾文其實然而蹈前哲之為啟來者之慕抑所願聞即為取諸新故之所傳而備存之且以示改作之有由也

新建宋丞相魏國張公父子祠堂碑記 明楊廷和

宋丞相魏國張公浚在中興號為賢相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  
劉之亂其風聲氣節已聳動天下既秉軸毅然以恢復自任誓  
欲攘外誅僭以清中原表著天心扶持人紀引擢賢俊英材授  
任遠人伺其用舍而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忠君體國之  
誠直與諸葛孔明相望於千百載上下雖困於讒忌屢起屢蹟  
功未克就而志不少衰其子右文殿修撰棫穎悟夙成魏公教  
之一以仁義忠孝之實又受業於胡五峰之門其為學惓惓於  
理欲之分義利之辨朱子推之以謂大本卓然先有所見已非

其匹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嘗參贊魏公督府諸所綜畫幕中人  
皆自以為不及魏公寢疾時手書諭南軒兄弟曰吾不能恢復  
中原以雪祖宗之恥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乃葬之寧鄉瀉山之南後南軒卒亦祔葬焉至是蓋三百餘年  
矣墳墓所在鞠為榛莽土人父老亦鮮有知之者鳳陽胡侯明  
善以名進士補令寧鄉一年政通人和訪而得之憮然歎曰令  
甲有之凡忠臣烈士有功德於國家及惠愛在民事蹟昭著者  
列於祀典其祠墓禁人毀撤若魏公所建立載在信史昭如日  
月正應令甲所著而南軒之學師表百世從祀孔廟達之天下

今其祠墓在二邑者顧蕪穢不治非我有司之責而誰也於是  
 亟取膏贖之餘專建祠各四楹其右則南軒書院又買田四十  
 畝以備時享之用門廡秩秩繚以周垣俎豆載陳衣冠動色會  
 衡山劉侍御徽持節按蜀過家見而悅之既至蜀以告予謂予  
 魏公鄉後學也屬為文刻於神道之石且檄下廣漢訪其遺允  
 予惟賢人君子之用於天下不患無才而患學術之不足不患  
 無學而患所學之不正嘗觀魏公之所以告其君矣曰人主  
 之學以心為主心合天何事不濟又曰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錯無有不當人心自

歸敵讎自服其本原皆自聖賢學問中來非漢唐以下規規於  
 功利之末者比至南軒每進對必自盟於心其言曰此心之發  
 即天理之所存願時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是即魏公之  
 說也有宋一代名臣若范仲淹之於純仁韓琦之於忠彥呂夷  
 簡之於公著前啟後承其詩書之澤事功之盛皆足以名當時  
 而傳後世若學術議論視魏公之於南軒或有間也尚論於魏  
 公容有責備之意而其大處終不可泯予是以表而出之觀者  
 幸勿以予為齊人侍御君思賢尚友而樂成人之美縣侯為政  
 而急於先務皆可書也故以為記

四川制置安公生祠記

十七

肆百叁拾貳  
宋魏了翁

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敝萬縣紛裂藩臣恣睢藝祖皇帝神武所  
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基太宗適祇前訓卒其成功  
民生闔澤中外順軌真仁休養英廟纂承至熙豐物象地大而  
竊儒爲姦者乃始變亂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後黨  
禍再作極於崇觀政宜戎索弗戒乃底於亂高皇南狩駿惠先  
烈宏濟大難阜陵繼之勵精圖治清全疆大勲未集而崇陵享  
國日淺肆開皇上克念厥紹治尙清明率額羣獻將有志於慶  
歷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中竊

弄威柄矣吳曦乳臭子耳依憑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倚爲心  
腹昇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曦之爲謀則蓋不在是也玠璘拱  
挺再世爲將忌刻少恩士鮮爲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吳氏故  
曦密白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  
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敵乘時爲姦昔士大夫繇學禁  
以來義理亦不競一旦利欲所欣則大官倡聲百口附和牢不  
可破凡以使命還自敵者例曰彼有內變彼有饑饉設王師一  
動關河必且響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否也凡一  
時之躡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爲舉首否則

擯抑不容矣先是了翁蒙恩召試玉堂力陳其不可幾觸聞罷  
 明年將出師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  
 兩省臺諫官條具可否來上爰暨管軍咸驛聞詔下中外各以  
 已見條具獨曦不奉詔而移書韓侂胄曰戒嚴有日忽出條具  
 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攸稟進退遲速願明降出處分彼既不諭  
 可否而反持短長欺侮侂胄得書惘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為  
 所請寄恬不知察不知識者已覘其無君之心迨郭倪李爽攻  
 壽泗皇甫斌攻唐鄧雖皆覆軍亡將而還然尚有可庸者而曦  
 悠悠不前不惟蓄溫裕之謀蓋又出於石晉劉齊之陋策元帥

既遜正人繼逐東歸之士誠江而下至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  
 人耳志仁蹈道首固足以明人臣之義而潔身勇往弗顧全軀  
 者依違其間下此者反置不復道方斯時也敵蹂我淮甸壞我  
 襄安蕩搖我江漢顧瞻四方蹙蹙靡騁數州生聚遽隔王化此  
 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事辦於賊者視其汗巖衣冠割截輿  
 地駸駸然且異而晡不同不過撫體太息焉爾矣惟今資政殿  
 大學士安公奮由儒生獨能周旋其間濡跡以從事部分既定  
 卽矯詔誅曦以聞泗州敵聞之以為從天而下也相與膽落神  
 俎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心方反書之上也朝論大震

上召羣臣計事咸謂無出公右乃為書賜公勉以圖曦報國書未至而捷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大學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恩視執政亡何曦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於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猗歟盛哉蜀人於公飲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鄉之士曰陳農孫德公之深乃肖公像而走廣漢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顛末余惟公殊尤絕異之績垂之史策鏤之玉版被之金石者何可勝數姑以余言為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

為之喟然嘆曰天之生人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摩盪所不容不爾邪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信於後消於彼必息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極弊大壞則以天下固生材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有君如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惡可強而致然邪賊曦之變公雖以天下為己任始焉自晦而與羣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詔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之蓋項皆相望邈地之相若也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



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一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固嘗有位於朝矣而明皇不之識安公方守偏郡已為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敵運既衰羣醜相噬掃清舊都茲惟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倚成厥功則鏗錙炳耀盪人耳目其將有大於此者了翁雖不佞請賡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闕文云

連帥濟南王公生祠記

陸游

乾道七年二月夔州連帥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夔歸

萬施梁山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峽無贏財羨工公之為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而手度之鑿日乃成形容為癯髮為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既邪盍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既上天子為親策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執事毋伏嘉言毋醜厥正其

任言責母憚大吏毋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  
母懷援母服讒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  
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迺可無愧而予於記亦無愧詞矣若  
何皆曰唯敢不力公名伯庠字伯禮嘗爲御史今直閣四月一  
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事陸游記

